

無腸公子有情劍



無腸公子有怪氣

柳新派精采言情武俠小說



责任编辑：牛 耕
封面绘画：邓 龙
插图绘画：柴宇放
设 计：夏文彬

无肠公子有情剑（上·下）
WU CHANG GONG ZI YOU QING JIAN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（哈尔滨道外公浴街10号）

哈尔滨兴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8 字数 320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9000

ISBN7—5317—0452—8/I·453 定价：7.80元

十四

当然，他还不会鲁莽到看到长胡子的便叫爷的程度，他尽量冷静，首先他必须辨明石上人的身份来路。

石上人寂然端坐，有如老虎入定。

司马长缨心里急急盘算，照卓心的说法，“三恨先生”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怪人，喜怒无常，行事全凭一己的好恶，对付这种人，必须用非常的方法，但自己是有求而来，如果对方真是“三恨先生”，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呢？怪人通常是软硬不吃……

心念数转之后，他决定试着看。

对方如此现身决非偶然，他当然知道自己酣卧石穴。

“阁下何方高人？”司马长缨开了口。

“阁下到底是何方神圣”

还是没有反应。

司马长缨皱了皱眉，暗忖，如何才能激使对方开口？

对付怪人必须用怪招，以怪对怪，循正轨定然不通。

“哼！”司马长缨故意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冷冷地“装聋作哑，故作神秘，自以为就是高人，不值识者一笑。”

“小子，你作死么？”石上人终于开了口，每一个字都是冷冰冰的。令人听了感到不寒而栗。

司马长缨暗自点头，只要开口便好办。

“原来阁下还能开口”

“小子，你知道你面对的是谁？”

“阁下是谁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石上人不答反问。

“愤世嫉俗的毒道圣手‘三恨先生’！”

司马长缨点了出来，但心里并无把握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石上人狂笑起来，笑声狂荡，如天河倒泻，荒山静夜，这陡发的声浪令人动魄惊心，仿佛正座石林都起了骚荡。

司马长缨静待对方笑够，声浪收敛。

“阁下认为很可笑么？”

“是非常可笑”

“有何可笑”

“你小子到桐伯山来穷转，目的就是要找老夫，找老夫当然是有目的，格于传言中老夫性情古怪，见到了老夫不道来意，不行后辈之礼，反而在言辞上逗绕，你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幼稚之极。”

司马长缨顿时无言，看起来对方并不怪，江湖上讹传讹的事例很多，未可尽信，这反而是自己失礼了。

“小子！”三恨先生又开口道：“报上名来？”

“晚辈司马长缨”他从背影和声音判断对方的年令在半百之间，跟卓心所说的相符。

“师出何门？”

“家学”

“名门世家？”

“无名小户”

“上一代名号？”

“老父早已辞世，恕不便再提。”

沉默了片刻。

“你此来何为？”

司马长缨不好直说但心头不免有些忐忑，对方肯不肯答应，实在难以预测，如果他坚决不肯赐药，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？公主小萌急急待药，自己总不能空手而回。

“求援，求什么援？”

“有人中了江湖上罕见的媚毒，一般解药无效。”

“对方是女人？”

“是的”

“你本身也是江湖人？”语意已经不妙。

“是的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三恨先生又纵声大笑，但并不长，笑声收住之后道：“你应该非常明白老夫的规矩？”

“是明白！”司马长缨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那你可以走了！”语冷如冰，不带丝毫感情。

“前辈不肯动仁心？”

“什么仁心？”

“医者仁术仁心，济世树德！”

“嘿！小子，老夫并非医者，钻研的是毒道，说成毒术毒心更恰当，不济也不树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这下子三恨先生显露出他的怪了。

司马长缨把心一横，回复了以怪应怪的心理。

“晚辈不会空手出山！”他鼓起了勇气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务请前辈赐予解药！”

“如果老夫说不呢!”

“晚辈不想听到这不字!”

“你想动武?”

“必要时只好冒犯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司马长缨，你的确是无知，对老夫你没机会拔剑，要你原地倒下，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，你的剑能抗毒么?”

司马长缨不由又傻了眼，情况的确是如此，对方是毒道圣手，当然是奇毒俱备，而且施毒于无形之中，通玄的功力也无法与之抗衡，说不定自己现在就已经……想到这里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颤，试行运功，还好，还没什么异样的感觉，但用强不成，该如何是好?

“前辈打算对晚辈用毒?”

“不是打算，而是绝对行动!”

“晚辈也有打算!”司马长缨动了心。

“你打算什么”

“玉石俱焚”

“噢!什么意思?”

“前辈不管用什么剧毒，在毒性奏效之前，晚辈出剑的时间已经足够。”司马长缨决心豁出去，什么后果都不去想了。

“要试试看么?”话声中，人已原姿转了过来。

司马长缨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在刹那之间绷紧。

月光下可以看出三恨先生面目清冷，五绺胡须重拂，五官端正，风度还真不俗，怎么也看不出是个江湖中令人闻

名丧胆的古怪毒物。

“司马长缨不敢有丝毫犹豫，态势已经形成，他不能平白送命，至少也争个两败俱亡，于是他拔剑，上步，出手，三个动作等于一个动作，快如电花石火，不知是几分之几秒，剑尖已刺上三恨先生的心口，他是坐姿部位正好。

剑没刺入，中途滞住，不管怎么样，一个正派武士是不会随便杀人的，“武道”二字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。正派之士，常常吃在这一念。

三恨先生手掌一圈，当然也是在剑尖着肤的瞬间，剑被荡开，同时有股极强的暗劲把司马长缨震退两步。

糟！司马长缨瞬间的直觉反应。

剑光再次闪出。

三恨先生已离开大石，站到八尺之外的石涧间。

司马长缨透心冰凉，对方施毒已绰绰有余。

“小子，你要药不要命”

“原则问题！”司马长缨额头已在冒汗。

“中毒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勉强算是朋友，也可以说不相干。”

“你为她舍命？”

“道义！”

“跟老夫别谈道义！”

司马长缨默然，他无法预测后果是什么，再出手已经迟了，而且得手的系数也不大，为公主小萌舍命，他觉得多少有些可笑，但并不后悔，这是武士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大原则，他起初如果不答应，原本可以不来。

“你知道你错在何处？”

“下不了狠手！”

“你该知道除非不出手，出手绝不容犯错过。”

“知道！”

“为何明知故犯？”

“原则”

“你后悔吗？”

“不后悔”

“好小子，你是逼老夫破例。”说着，从衣襟里摸出一个小瓷瓶，拔开塞子倒了一粒丸子在手里，再把瓶子塞好放回杯中道：“丹中之丹，专解毒中之毒，拿去！”

说着抬手投出，很小，和黄豆粒儿一般大。

司马长缨接在手中，反而呆了，他想不到是这样结局。

“立即出山，不要耽延，趁老夫还没改变主意！”说完一晃而逝，快得象疾风掠过草梢。

司马长缨呆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。

他收了剑，正在顾虑这粒用生命换来的灵丹如何收藏，要是不小心失落了，那才是全功尽弃，悔之莫及。

他想到此次桐伯之行，卓心和铁杖姥姥有秘密协定，而卓心却不肯露协定内容，仅仅说了两句令人困惑的话“一年之后看情况而定……绝对是好事。”什么好事？

与自己有关么？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？

不期然地他又想到最近有几次公主小萌望自己时那种异样的眼神，这当中有什么蹊跷？那眼神竟代表什么？心念又回到药丸的收藏，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把丸子

塞到腰带里，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很稳妥。

他正要解腰带……一个人的投影折映在岩石上，距离近得就在身前。

三恨先生改变了主意去而复反么？

司马长缨心头一紧，抬头看去，身前不到八尺之外站着一个人，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。

月光下目如冷电。

这幽灵般现身的并非三恨先生，但年纪仿佛，身材稍高，一件土布衫在腰间，国字脸。

荒山，月夜，此人是何方神圣？

“请教阁下……”司马长缨沉疑开口。

“不必问！”声音冷得不带人味。

“有何指教？”司马长缨力持冷静。

“当然有所教于你。”口气近乎狂妄。

“请说？”突兀的情况，司马长缨尽量心平气和。

“你可以自了，平平静静地长眠深山。”

“阁下要在下自了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免得你再害别人。”

“在下……害别人？”司马长缨更加莫名其妙，心想，莫非自己碰上了疯子，可是看上去对方并不像疯子。

“对，”怪人一本正经。

“阁下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？”

“明白不过”

“没有中邪？”

“放屁”

“在下认为阁下才真的在放屁！”司马长缨气不过。

“好小子，你要是不自了便会后悔莫及。”

、“自了容易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”司马长缨憋住气，表面上仍是神色自若道：“阁下还真长得象个人，何不把话说明白些”“刚才给你药的人是谁？”

“三恨先生”司马长缨迟疑一下说。

“你确知他是三恨先生”

“这……”司马长缨不由一怔：这怪人话中有话。

“你确知他给你的是解药？”

“……”司马长缨糊涂了，的确，传言中三恨先生是个正邪不分的人物，他给的是否是真解药大有问题，可是这怪人横岔一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看样子他是在暗中，经过的情形全入了眼，进了耳。

“难道……会是毒药？”

“比毒药更毒。”断然的口吻。

司马长缨心头大震，挑眉瞪眼，他无法再从容了，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不等于替公主小萌求了道催命符？

“阁下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知道？”语气之怪简直无法形容。

“三恨先生真的这么邪门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，你赶快自了，我为山主，会替你料理后事，你若带药回去，便不能平静地死，还要导致天下大乱，说不定要赔上好几条命！”

这几句话是真是假不得而知。

“他……不是三恨先生？”

“根本不是！”

司马长缨一振之后，脑海里突然一亮，刚刚怪人自承为山主，莫非他才是……心念之中，脱口道：“前辈就是三恨先生？”

“什么前辈，老夫还不想这么早死，称先生！”

“是先生！”司马长缨一揖，心里一阵激动，现在他面对真正怪物，结果很难逆料。

“现在你明白了？”

“明白了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先生即然早在暗中看清一切，何以任冒充者从容而遁。”

“那不干我事，我懒得动。”

这种回答令人啼笑皆非，既然认定不干自己事，偏偏又要现身干预，怪大概就怪在此处，其言行完全不可以用常情来衡断。

“在下特恳先生赐药！”

“我要你自了！”

司马长缨几乎想笑。

“在下有自了的理由么？”

“有，刚刚说过了。”

“在下却认为毫无道理。”

“你小子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如果先生肯赐药，岂非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？”

“哼，问题在我不会给你药去救一个女人。”

“女人不是人么？”

“根本不是人！”

“女人不是人，先生从何而来？”司马长缨有意顶撞他，怪人，当之说理不如用另一种方式讽之以理。

三恨先生错愕了一下之后，突地吹胡瞪眼，一袭布衫无风自鼓，显然他是被激怒了。司马长缨是不在乎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软的不行便来硬的，反正药是非求到不可，他是主动献身的，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。

“你小子敢教训我？”目光变成了利刃。

“这不是教训，就事论事。”

“你收回你说的话。”

“在下据理而言，绝不收回。”

“你小子有多大道行？”

“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在下从不敢自诩道行。”

“你敢与我一搏？”

“在下是有求先生，不愿冒犯。”

“你已经冒犯了，跪下求也不行，除非你胜得了我，否则你休想活着离开，你现在拔剑。三恨先生捋袖作式。

“在下不拔剑。”

“你认为不拔剑我就会放过你？”

“不，先生是毒道圣手，在下拔剑是多余。”

“我保证不用毒。”

“那在下更不能拔剑。”

“你小子到底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因为在下看出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。”

“不是毒心？”

“绝不是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如果先生没有悲天悯人之心，在下受骗得到了假药，不论后果如何，全与先生无涉，先生大可不必现身，既然现了身，就证明了在下的话。”司马长缨这几句话并非卖弄唇舌取悦于对方，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三恨先生仰天对月长笑起来。

司马长缨有些忐忑，他实在无法捉摸对方的心性。

“小子！”三恨先生止住了笑声，目光变成了两根银线道：“你对我的判断完全错误，我打赌你马上就会后悔。”

“在下决不后悔。”

“好，你说的，现在告诉你，你已经中了毒，不信你可以运运气试试。”

“在下……已经中毒？”司马长缨打了个冷战，这点他相信，虽然对方不见有任何动作，但既为用毒圣手，在不着痕迹之下施毒是可以办得到的。

试行运气，不由骇然，果真血脉阻滞，而且已经有数穴不通。

对方真的施了毒？

三恨先生冷悉悉道：“如何？”

司马长缨从心底涌现了杀机，这老毒物太可恶了，竟然把人命当儿戏。

三恨先生又道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“不后悔！”司马长缨心里想杀人，但口里却说出了这三个字，这就是他过人之处。不是基于盲目的好胜心，而是对自我判断下了赌注。他说过决不后悔，因为他坚信自己对三恨先生的判断正确。另一方面，即使判断错误，在已经中毒的状况下拔剑而起其结果也会得不偿失，因为毒不是武功可以抗衡的。

“真的不后悔？”

“不后悔！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你相信毒蛇无毒？”

“先生不是毒蛇，是人，是人就有人性！”

他只有把心横到底，这是相当大的赌注，输了，一切算完。

“人性？哈哈哈哈……”三恨先生又大笑起来，他此刻的笑不知代表什么，听起来不但诡异，而且刺耳。

司马长缨突感气血逆行，一阵晕眩，他坐了下去，想以内功心法维护心脉阻止毒侵，便试了又试，始终办不到，对方下的毒无疑是冠绝百毒的奇毒。

毒势发作的极快，只片刻工夫，神志已呈模糊。

三恨先生敛了笑声，阴险地道：“小子，不要奢言人性，更不可轻信人性，人性深处潜藏着兽性，时时待机而发，在我眼中，人比禽兽更可怕，因为人能思想，会以种种巧妙方式逞其兽性，而兽性是直发的，没有掩盖诡诈！”

歪理，也有几分道理。

司马长缨已无法争辩，连恨的余地都没有，人仿佛变

成了一片飞羽在空中飘浮，没有重量，本身似乎不存在。

三恨先生又道：“小子，让你没有痛苦而超脱，算是我对你谬信也有人性的回报，单这一点你就该心满意足，人性虽微，并非绝对没有！”说完，缓步上前，把一粒丸子塞入司马长缨口中，顺手轻点灵泉穴。

司马长缨心里还有一丝明白，他想拒吞，但药丸已顺喉而下，他竭力想判清情况，但思考力涣散，无法集中。

三恨先生又阴声道：“代价多少还是要付”
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司马长缨只听进去而已，完全不理解。

紧接着，逆血汹涌，五脏沸腾，整个人象突然被一巨大无比的力量搓揉撕扯，那种痛苦已无言语可以形容。

“啊！”司马长缨狂叫一声，实际上他没有叫出声，只是心理狂喊，身躯倒地扭曲，不久，知觉全失。

朝霞象艳丽的玫瑰，早晨的空气分外清新，湿润。

司马长缨醒转，首先他确定自己仍然活着，回想昨晚所经历的，简直象一场恶梦，心头还有余悸，他坐了起来，试行运气，感到血脉畅通，全身舒泰，他的心完全放了下来，暗道了一声：“我算是赌赢了！”

起身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舒展了一下手脚，迎着瑰丽的朝阳，体察到一份生命的喜悦，这是一种新的经验，从死亡到复活。

突地，他瞥见近身的一块地面上有样白渗渗的东西，迫近一看，是张字条用一粒小石子压着，字条上有个玉瓶，另外是那粒石上所给的假药丸，他立时明白，这是三恨先

生所留。人当然已离开了现场。

拨开小石子，字条上一共是三行字——

第一行：你小子甚投我脾胃，特予你以辟毒之能。

司马长缨内心立起激动，辟毒之能，这是武林人求之不得的，想不到自己有缘得到，真是怪人异行，原来他用毒是假，施术是真；他说的那句“代价多少还得要付”，现在算明白了，所谓代价，就是那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。

吐口气，又看第二行，写的是：“玉瓶五粒天露丸，每治一粒已足，慎用之。勿惠邪恶。”

看完，更加激动不已，五粒天露丸必要时可救五条人命，这是相当重的赠予，谁言三恨先生正邪不分？”

第三行：假药一九，必须由予者本人自服，以惩其邪恶，务必做到。

这是一记绝招，令人称快。

司马长缨激动的情怀久久才平静下来，现在，不但切实地遂了心愿还加上奇逢，这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转变，他抱拳过顶，朗声道：“先生，多蒙厚惠，谨此致谢！”如果对方在暗中，当然听到，如果不在，算是答了礼数。

将就用字条包起丹丸，妥慎纳入怀中，踏着晨光，朝出山方向走去。

汇香宫，雅洁的卧室被愁云惨雾所笼罩。

小萌晕睡在床，气息奄奄。

汇香夫人坐在床边椅上，满面悲戚，痛泪隐隐。铁杖姥姥，“无踪”、“无影”两老尼和秀筠等四少女环围在旁，